编者按　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马克思再次成为西方学界的研究焦点。2013 年 9 月 19–22 日，由《反思马克思主义》(*Rethinking Marxism*)杂志联合马萨诸塞大学举办的 Rethinking Marxism 的国际会议在马萨诸塞大学的 Amherst 校区举行，与会代表近百人，在近 20 个分会场当中对多个主题进行了讨论。本刊编发其中三篇会议论文，它们以不同视角展现了当代美国学界对马克思理论的多样化理解以及多角度研究路径。汤姆·洛克莫尔梳理了马克思思想理路，提出了有趣的命题：马克思是一个观念论者，他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继承人；詹姆斯·斯文多将康德的自然概念与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进行比较，指出了两者都在规范性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因此马克思的思想不能为生态主义提供理论的支撑；最后，大卫·施威卡特基于马克思革命思想的理论背景上，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美国超越资本主义的具体改革措施。

如何理解作为一种观念论的马克思哲学

——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德国观念论的关系研究

〔美〕汤姆·洛克莫尔 / 崔　晨 译

内容提要　马克思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理路。后者从康德到黑格尔始终坚持着建构主义理论倾向，即我们只能认识自身建构的世界。在观念论的传统中，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都是建构主义。黑格尔用概念来构建和理解历史，马克思借助费希特富有主动性的主体来构建资本主义世界，从而使主体能够认识和改变这个世界。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是一个观念论者。因此，恩格斯所开拓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

关键词　观念论　建构主义　马克思主义

汤姆·洛克莫尔(Tom Rockmore)，美国杜肯大学教授
崔　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　　100732

人们对马克思思想的接受历经数十载。苏联解体对于马克思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 1930 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因《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而实现了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苏联解体之后，马克思的思想又面临几乎完全被忽视的境遇。

马克思的视域很广，在此笔者仅选取其哲学方面，因为这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知最少的一个方面，而对于那些较为中立地思考马克思思想的学界中人来说却又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如何理解马克思思想中的“自然”概念

〔美〕詹姆斯·斯文多 / 杨雨濠 译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马克思如何放弃了一种本体论自然观，即将自然作为一个就物理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持存以及秩序而言的关系整体的观点，从而否定了自然或物理世界中的任何内在价值。康德已经把自然或世界降格为一种规范性概念——因此它的价值仅只是对获得客观知识给予启迪。马克思又通过把自然仅仅视为可交换领域和可消费的东西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降格，至此每种东西仅是能量或者力的聚集，人类劳动实质上不能令其完美而只可使其改变形式。这种通过劳动所进行的能量重置只为了一个目的：人类种族的自由繁衍。因此，马克思的思想不能被用以支持一种通常所理解的环境哲学，后者给出了内在价值的预设。

关键词　马克思　自然　非本体论自然观　规范性

詹姆斯·斯文多(James Swindal)，美国杜肯大学
杨雨濠，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100084

哲学家们通常相信对于思想的自反性分析可以直接瞄准有关社会的、审美的、伦理的和政治的意义的问题。不过，这一想法却是有争议的。有哲学家如蒯因等支持了一种著名的“沙漠景观”(desert landscape)哲学，敦促那些哲学家们避免这样的自我标榜，并且把这样的分析留给那些直接参与其中的科学家和专家们。但其他人，比如一些这里我将要分析的部分学者的思想——却捍卫了一个相反的观点：哲学家应该分析物理与社会世界以找到意义更为宽泛的模式。后面的这一观点本身极富意义但却也饱受争论。不过我宁愿假定这一观点能够揭示一种决定着我们，尤其是对于物理世界或自然该做何理解以及在其中我们如何行动的意义结构。

作为一个预备性的注解，我将假设两个规约性的定义。首先，自然物是一个可辨认的并有着持久稳固可感特性的有机或无机物体。第二，自然是这些自然物目的论的或因果关系的整体——它有其固有的实体而绝非仅仅是被认识或被构造出来的[1]。

[1]我意识到这些定义过于简单，但是在此我只能走这么远了。我也将克制自己不要讨论这一特殊的话题——如何区分“自然”与“环境”——那本身就不止是一篇论文所能论述的。

下一场美国革命

〔美〕大卫·施威卡特 / 田　英 译

内容提要　面对当下的经济危机，在重新反思马克思的语境下，当前美国需要一场革命，一场非武装暴力的革命。阿尔帕诺维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四管齐下”的策略：进化的重建、棋牌策略、危机转换和大危机转换。这个策略的目的是超越资本主义。本文认同其基本策略，并对其可能存在的盲点给予相应的补充。

关键词　危机　美国革命　超越资本主义

大卫·施威卡特(David Schweickart)，芝加哥洛约拉大学
田　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100084

对于过去的四十年而言，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理论挑战。事实变得十分明显，即苏联和东欧先后施行的经济体制在当时并非富有成效以至于能够“埋葬”资本主义(正如时任苏联总理[1]尼基塔·赫鲁晓夫著名地预测那样)，自此之后，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之后你的选择是什么？”的问题就总是被提出来。在撒切尔——里根时代，或许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只是一个生硬的断言，可以被缩写为“TINA”[2]，即“没有选择”。

我的大部分学术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开始了我的论文研究)集中于此挑战。我提出和捍卫了一种选择，最开始被称为“工人主导的社会主义”，后来被称为“经济民主”；这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工作场所的民主和集中，以及民主控制下的投资。自从最初构想四十年前被提出，这个模式实施得惊人地好(甚至让我吃惊)。

但是，即使我们知道一个对资本主义而言经济上切实可行、道德上令人满意的选择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会面临另一个根本性的挑战：过渡问题。我们如何到那里[3]？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当然是“革命”！这是一个理论上正确的回答，因为超越资本主义肯定是革命的。但是这场革命确切而言是什

[1]赫鲁晓夫1958年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部长会议主席是苏联政府首脑的正式称呼，相当于政府总理。——译者注

[2]取英文“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首字母，缩写为“TINA”，即“没有选择”的意思。“没有选择”经常被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使用，也被英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使用。——译者注

[3]即如何到达共产主义。——译者注

历史规律研究中的三个重大问题

杨　耕

内容提要　本文从历史规律的形成机制和表现形式、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的特殊路径、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人的活动的目的性这三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理论：马克思主义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社会与个人关系，从而达到了历史研究的“真正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主张，对历史的思索和科学分析，总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发展过程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决定性，人的活动的选择性是规律性的体现并始终以客观规律为前提。

关键词　历史规律　马克思主义　历史哲学

杨　耕，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100875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我面前的你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教学作为职业的青年学者，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专业的青年学子。今天，我和你们一起讨论的是历史规律问题。之所以讲这个问题，有三点考虑：一是自维科创立历史哲学以来，历史规律问题一直是西方历史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至今仍然是西方历史哲学争论的焦点；二是科学地解答历史规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思想史的巨大贡献，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理论在当代又受到种种的曲解、非难和挑战；三是历史规律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同时又是一个问题的王国，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表明，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理论。因此，我拟从历史规律的形成机制和表现形式、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的特殊路径、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人的活动的目的性这三个方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理论。

一、历史规律的形成机制和表现形式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一个重要命题，这就是，“客观过程的两个形式”。哪两个形式？一是自然运动；二是人的活动。列宁的原话是这样的：“客观过程的两个形式：自然界（机械的和化学的）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1]列宁的这一命题实际上是要说明，自然运动与人的活动属于两个不同系列的发

本文根据作者在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术讲坛”的演讲整理而成。

[1]列宁：《列宁全集》第 5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8 页。